

(俄) 瓦·博尔金 著

李永全 等译

# 戈尔巴乔夫

## 沉浮录



中央编译出版社

94941



\*200249178\*

# 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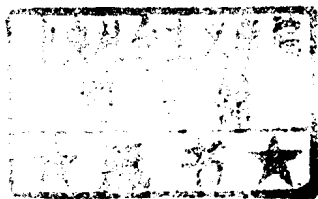
(俄) 瓦·博尔金 著

李永全 李京洲

翟民刚 孙凌齐

王丽华 译

李永全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俄)博尔金(Болдин. В. И.)著;李永全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6

ISBN 7-80109-107-8

I. 戈… II. ①博…②李… III. ①戈尔巴乔夫一生平事迹  
②苏联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IV. K835.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190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京鲁排印部照排 大厂兴源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30 千字 印张:13.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6.8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 前 言

---

当本书即将完稿时,不仅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而且国家也解体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支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他们最初提出振兴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崇高目标和口号,但是由于争权夺利和个人野心,结果使生产下降;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使社会很

阶层贫困和破产；使俄罗斯人离开他们祖辈世代生活的土地——那里建有祖先的墓地、神圣的教堂、先辈的房产；使科学，首先是基础科学衰退；使国家的知识潜力和文化贬值；使许多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遭到破坏。我认为，我从道义上有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他如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无所作为。书中讲述了作为政治领袖的戈尔巴乔夫的发迹史，讲述了总书记在权力阶梯上的升迁和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立法机关中的争权夺利。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时他就有了改革社会生活的想法。当然，他那时尚没有系统的改革理论。这些想法多半是修修补补性质的，还不是对国家各方面生活进行改革，即后来向世界表明的那样。但后来全世界看到的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事实上的软弱无力。本书要向读者介绍改革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谁是改革的先驱，是谁提出的改革社会和实现民主化、公开性思想的。

首先，我打算谈谈作为普通人的戈尔巴乔夫，他的性格、习惯、兴趣、爱好、品质、工作方法，他为社会改革所作的努力。但是，本书并不止谈他一个人。本书要向读者介绍党的活动、党的状况、苏共最高机关的工作、政治局的力量分布、党的领袖们为夺权和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如果党没有在这场改革中被削弱，党的领袖不那么腐败，国家经济部门的科学技术改造速度不那么缓慢，那么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任何什么人，都不可能搞垮这个国家。当然，这种情况有利于国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巩固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不应忽视西方特工机关破坏性很强的宣传所造成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纵虎归山的错误做法，导致自己无法控制党内和

国内的局势。他被迫放弃一个又一个阵地，却又不承认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这个时期的情况是苏联解体这幅画面上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奥加廖沃进程、加剧国家解体的新联盟条约的制定激怒了反对这一进程的势力。人们开始公开批评苏联总统的行为，说他不能或不敢捍卫自己的立场。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陷入进退维谷和孤立的境地。有时他也反省过自己的行为，但还是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尽管他知道，新联盟条约将使他丧失至关重要的权力，而俄罗斯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也使他的总统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他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促使强力部门的领导人采取了非常措施——在国内一些主要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当他身边的人向他通报安全会议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必须承担起防止国家、经济、军队解体的责任时，他并没有感到惊奇。于是便发生了1991年的八月事件。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当时的详细情况。

书中主要内容包括：笔者在同戈尔巴乔夫及党和国家其他很多领导人交往中获得的个人体会、很多文献、我的日记以及我国那些熟悉总书记和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共过事的人的谈话。

如果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对过去的事件、对过去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战友不散布那么多谣言，那么这本书或许就不写了。一定要恢复历史真相，尽管这本书不可能把所有同总书记—总统有关的事件和事实都一一谈到。有些事件现在还不到谈的时候，换句话说，尚属国家机密的事不能谈，而有些事件涉及到我十分崇敬的人，我也不想把他们牵涉进来，还有一些事情很无聊，不值得一谈。

同所有这类体裁的作品一样，本书并不企望把所有人物和力量都谈得很全面。我在书中也没有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写，因此，书中难免会有不少违背历史顺序的现象。不应忘记，本

书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事件对许多人来说都记忆犹新，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看法。

苏联社会主义崩溃四年了。对那些策划这场政变、挖国家墙脚、助长道德价值观变化的人干的勾当，现在人们已知之甚多。但我并不想改写 1991 年秋天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写成的东西。我尽量反映出国家剧变时我的精神状态和思路。或许，今后对有些细节和段落我还要再详细地谈，对占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这片国土上的悲剧的原因我还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书中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我事先并没有征得本人同意，如果对他们改革历史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话，那我先在此表示歉意。书中提到的人无论是被贬低或抬高，我都不是出于私心和恶意。

最后，我向所有帮助本书出版的人表示感谢。

# 目 录

---

|                   |       |
|-------------------|-------|
| 前言 .....          | I     |
| 克里米亚专机 .....      | (1)   |
| 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 .....  | (16)  |
| 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   | (16)  |
| 濒于崩溃的经济 .....     | (21)  |
| 改革是如何酝酿成熟的 .....  | (27)  |
| 升迁 .....          | (40)  |
| 令人担忧的时刻 .....     | (50)  |
| 巨变前夜 .....        | (59)  |
| 登上顶峰 .....        | (77)  |
| 探索改革的思想 .....     | (85)  |
| 追根溯源 .....        | (99)  |
| 巡视全国,为改革呐喊 .....  | (129) |
|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 | (143) |



|                           |       |
|---------------------------|-------|
| 出国访问·····                 | (158) |
| 民主改革·····                 | (178) |
| <b>领导党和国家的是什么人,他们</b>     |       |
| <b>是如何进行领导的</b> ·····     | (189) |
| 中央书记处从事哪些工作·····          | (190) |
| 主要的“政治厨房”·····            | (198) |
| 克里姆林宫里的斗争·····            | (212) |
| 苏共中央全会·····               | (229) |
| 党的文件·····                 | (236) |
| <b>关于特权</b> ·····         | (253) |
| 生活在光明的未来·····             | (257) |
| 反对腐化的斗争·····              | (267) |
| 党的领袖们的作息制度·····           | (270) |
| <b>改革的末日</b> ·····        | (286) |
| 党的分裂的开始·····              | (293) |
| 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           | (318) |
| 最后一次苏共代表大会·····           | (335) |
| 走向总统的历程·····              | (346) |
| 新奥加廖沃困境·····              | (372) |
| 没有这样的党,没有这样的国家·····       | (382) |
| <b>改革的总结:成功还是失败</b> ····· | (405) |
| <b>三年之后(代跋)</b> ·····     | (415) |
| <b>译后记</b> ·····          | (423) |

# 克里米亚专机

---

铁

门发出了一阵阵吱吱的响声，我被带进牢房，随后听到关门和上锁的声音。周围一片昏暗，刹那间，我竟分辨不出这是在哪儿。我碰到一张铁床。离我半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洗手池子和抽水马桶。没有窗户，只有铁板上几个小孔透进几缕微弱的光。我仔细看了看，这原来是一个六平方米的单人牢房。我坐到床上，再次环顾这个新处所。没错，是单人牢房。这倒也好，现在我谁也不想见。腋下还夹着一些给我剩下的东西，但是皮带、领带、绳子都被拿走了，文件和钱也被收去了。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没办法，他们比我清楚。我躺在用铁条编织的床上，感到一阵金属的冰凉。大约过了五个小时，牢门打开了，来人把他们叫做午饭的东

西放在洗手池子上。我没有动这东西。一小时后，我又被带到上面的另一间牢房里，我看见两双眼睛在好奇地盯着我。他们看出了我的身份，把下铺让给我，帮我铺好用破棉絮做的床垫。我收拾收拾就躺下了，想暖和暖和身子，但翻来覆去就是不舒服，身上感到一阵阵的酸痛。没法子，必须经受住这一切——往后的日子只会更糟。

今天我还曾躺在医院里。早上醒来时，听到走廊里一阵窃窃私语。随后病房的门打开了，护士探头看了一眼说：“大夫看你来了。”这女人脸上一副惊恐的神态，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来抓我了。来人把病号服扔到一边，向我出示逮捕证，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签发的。向我出示这份文件的人很像电视连续剧《行家侦探》中的托明少校。这位“行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很有风度。我穿上衣服，很快就坐进一辆“日古力”汽车。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胡同行驶着。据说，这些司机素质很差，又不熟悉莫斯科，汽车经常开进死胡同，所以要找一栋房子需要好长时间。莫斯科地区的街道挖得乱七八糟，这里正在进行房屋和公用设施的修建。终于，我们到达“水兵寂静”监狱。

我一来到这儿就被搜查了一番，很多东西被没收了。我脑海里开始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事，回想把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引到这个“可爱地方”的那段路。

……“明天14点整，国防部一架飞机从契卡洛夫斯卡娅起飞，不要迟到。”8月17日在克格勃接待大楼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你能走一趟吗？应该向总统讲明国内局势的全部真相。签订新联盟条约势必会加剧紧张局势，引发冲突和内战。他相信你。”

最近一周我住在医院里，每天打点滴，自我感觉很糟。但是，对濒于崩溃的国家局势的担忧使我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是契卡洛夫斯卡娅。今天是8月18日，航空节。跑道上不仅有军人，还有普通群众。看得出来，飞行员们是在搞节日庆祝活动。几辆黑色“伏尔加”驶到一架飞机旁。我们同飞行员互相问候一句，然后就顺着又窄又陡的舷梯登上“图-154”飞机。这里没有通常那样的宽敞舷梯，是飞行员帮我们进入机舱的。巴克拉诺夫、舍宁、瓦连尼科夫和我坐进了这架苏联国防部的飞机。机舱中间摆着一个大桌子，旁边是两扇开拉式门，一侧放着一个大沙发，另一侧是舒适的单人沙发，边上还有软椅。我们脱去了外衣。有几个军人和普通工作人员从门边走过，进入其他机舱。瓦连尼科夫下达起飞的命令。

发动机响起来了，飞机开始滑动，驶向跑道。飞机笔直轻松地离开地面冲向蓝天。我看到熟悉的莫斯科郊外，丛林、湖泊、蜿蜒的河流和别墅村。经过一阵急速的升高后，飞机开始较缓慢地增加高度。一片片白云遮住了大地，渐渐地只能从高空欣赏大地了：黄绿相间的田野、村庄，莫斯科郊外的花园和菜园。我们要飞行两个多小时。我开始思考我们这次举动。我们干嘛要到这儿来？干嘛非要介绍国内的严峻局势？

从1991年1月起，与日俱增的困难是戈尔巴乔夫圈子里经常谈论的话题。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总统对局势很担心，曾委托安全会议一些成员制定实施紧急状态的方案。他听过汇报，但至今尚未下决心。他数次会见中央书记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他们都向总统介绍了经济崩溃、国家有可能解体的情况。新联盟条约草案忽视了人民在全民公决中要求保持统一联盟的意见。

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内部的离心倾向在不可遏制地增长，正走向相互隔绝。当时出现一场法律大战，各共和国纷纷通过决定，声明本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法律混乱的局面在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清楚，中央没有能力控制权力和领导国家。

军队和国防综合体的形势也在恶化。需要对核武器进行监督、经常检查和及时更换弹药，否则将会发生无法控制的事件。由于对生产核燃料、制造和更换弹药的工厂不够重视，致使这些企业出现停工、科技人员外流的现象。

一些著名的核科学院士向总统报告，核工业的未来没有安全保障。军队的情况则更糟。由于裁减军队，一大批军官无社会保障，无住房。经济继续下滑。同原料、配套产品供应商的联系中断。开始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煤炭、石油、矿产和其它原料、燃料的开采和供应量在减少。

与此同时，总统考虑的则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他担心自己威信扫地，所以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威信，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且帮助夫人出版回忆录，根据合同她将靠这本书获得大量外汇，还要再版……这本回忆录还计划在国内出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经常打电话，四处询问她的“处女作”在哪家出版社出版更好。

总统一家人也在准备过困难日子，他们储备了不少外汇。戈尔巴乔夫个人帐户上已经有 100 多万美元，是全苏著作权代理公司帮他搞到的稿酬。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贵重礼品、各种用外汇支付的奖金和其它珍品。所有这些现象不能不让人担心：总统会关心祖国的命运吗？他还有时间处理国家大事、关心经济形势和人民的社会状况吗？

最近一个时期，各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各级代表经常来信谈面临的困难，认为必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敲开总统的门，求见总统。但是会见常常毫无结果，他通常说：

“同志们，你们想办法吧，一切合理的东西我们都会采纳的。没有人影响你们工作，干吧！”

但是，他的话常使人感到他缺乏信心和害怕采取某种重要措施。戈尔巴乔夫渐渐地只会见外国人了。他们赞扬他，同他合影，仅此而已。既没有贷款，也不提供援助。甚至连在伦敦同七国首

脑的会晤，除了西方首脑表示的良好愿望外，也是一无所获。

从1991年初开始，总统经常感到头疼的问题是自己在居民中不受欢迎了，而叶利钦的威信却在不可遏制地上升。为此，戈尔巴乔夫多次召集少数亲信，讨论自己的前途：以后很可能实行全民选举苏联总统，用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威信？能否赢得选举的胜利？对能否在选举中获胜的问题，很多人谈起来都吞吞吐吐，但一谈到办法时，则说得十分明确：整顿国内秩序、同犯罪现象作斗争、遏制民族主义、阻止民族骚乱和流血冲突、改善工农业状况。而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方针，要搞市场，那就赶快行动，若用老办法，那就应坚持。通过这些会见，戈尔巴乔夫似乎又活跃起来，他开始不断地下达一些任务。

这里说的都是些具体问题。总统曾委托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和政府中其他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及经济学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帕夫洛夫负责制定反危机纲领，召开过多次会议，讨论过各种方案。但形势依然如故。总统始终没能果断地采纳改善经济状况、向市场过渡的纲领，不论是三百天计划，还是五百天计划。他的意志已经垮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重大决策了，他的精力只够应付同西方政治活动家频繁会见、写文章、准备答记者问。

有一次，在小范围讨论苏联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时，甚至出现过用“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办法来提高他的威信的想法。

“我们这儿受委曲的人、弱者和被孤立的人总是受到爱戴的。”当时有人这样说。但是这个想法似乎一闪即逝。

形势越来越清楚了，拯救国家的斗争早已变成维护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威信的斗争。但由于他没有能力进行大的变革，所以当时不可能出现积极的结果。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了。其实当时还没有实行向市场过渡的方针，也没有勇气和毅力实行向市场过渡的方针。当时搞的不

过是一场复杂的游戏。

戈尔巴乔夫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1985年,他根本不接受这些词,害怕这些词,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词。

当时进行了多次争论,证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当然市场是受行政命令体制限制的。旷日持久的、反反复复的争论使他逐渐明白了许多经济学知识,不过他大多是在报刊发表了相应的文章后才接受某一观点的。

总的说来,刚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是很吃力的。不过应当承认,他接受思想很快,而且马上就能灵活运用,只是从他的个别用词上才能够发现他缺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

他学的是法律,但从未干过专业工作,始终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农业工作。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看来对农业还是很了解的,曾毕业于农学院的函授班。到中央工作后,一开始他相当自如地运用了在边疆区积累的知识,后来又相当快地适应了全国性事务,尽管这种越级晋升使他在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方面出现很多欠缺。1982年,安德罗波夫调到中央后,开始让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政治局的工作,于是戈尔巴乔夫接触到更广泛的问题。但我发现,戈尔巴乔夫特别爱写文章,他认为“说”是自己最主要的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

一般情况下,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一些复杂的问题,他总是说:

“应该写篇文章或写本书。来起草个大纲吧。”

甚至在从福罗斯回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在说自己在休假期间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有人想搞政变的问题。其实,休假前要写篇文章也并不是件难事。

凡是和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摇摆,都知道形势的严峻。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内战和破产的边缘,必须

采取措施进行整顿。苏联总统被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逼进死胡同，被迫接受各种条件，甚至在人事安排上也要受他们的影响。在休假前不久，戈尔巴乔夫突然问我：

“你知道我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吗？他们要求解除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的职务，不让这些老头子乱插手。”

我对会见并不感到惊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会见，使我惊奇的是戈尔巴乔夫说的这番话。

“我听到的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说你们在讨论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的问题。”

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赶紧说：

“无论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我都不会出卖给这些领袖们的。我宁愿同他们一起下台……”

我明白了，戈尔巴乔夫最关心的是克留奇科夫是否知道他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如果克留奇科夫不知道，那么戈尔巴乔夫希望我能把他拒绝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要求的话转告克留奇科夫。但是由于我说了准备撤换克留奇科夫的事，戈尔巴乔夫便极力让我相信“瓦洛佳”<sup>①</sup>同他的关系比朋友还深一层，有人散布这些谣言，是想挑拨他同战友之间的关系。他还说出了一些应该让克格勃主席憎恨的人的名字。

两三年后，我从克留奇科夫那儿了解到，他根本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谈话的内容，也不知道苏联总统背地里整他的事。

我刚一说到可能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取代克留奇科夫这件事，戈尔巴乔夫就忙不迭地解释，说这是谣传。他的主要论据是巴卡京在内务部没什么建树，许多有经验的干部都反对他，他在选民中也没有威信，选民知道这个人的价值。

---

① 即克留奇科夫的爱称。——译者注



“不，不会的，你千万别这么想。”戈尔巴乔夫劝我。

但是，他越花言巧语地辩解，我就越确信自己说到点子上了，无风不起浪。

8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通过一次电话，当时正在积极筹备签署新联盟条约。我虽然有病在身，但实际上每天都得去监督条约文本的准备情况，还要准备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纸、文件夹、各种盒子、笔、墨等文具和50多根旗杆。恰在这时，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他嗓门很高，怒气冲冲地询问各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开会的情况。我无法给他明确的答复。首先因为我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其次他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安全会议成员和助手。

“你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分立主义，这是不顾苏联总统的意见，地方官来决定国家大事。这是阴谋！我绝不会放过这件事，我要立刻采取措施……”

飞机开始下降。下面是一片片收割过的灰黄色的田野，零零星星的村庄，烟尘笼罩的厂房，公路上往来穿梭的汽车。后来，眼前出现大海。12年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海。飞机在降落，起落架放下时飞机抖动了一下。

前面就是飞机场，一排排重型军用飞机整齐地排列在那里。“图-154”接触跑道后，发动机开始减速，飞机向机场大楼滑行。这是别尔别克军用机场，离塞瓦斯托波尔不远。舷梯准备好了，我们走下飞机。一队海军和空军军官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们向瓦连尼科夫作了汇报，同我们简短地、几乎不看对方一眼地互相问候一句。我们走进机场候机楼。这是一座新建筑，装潢考究，面积不大，两侧有很多房间，中间是一个大厅，这是专门用来迎接到这儿来休假的贵宾的。

陪同我们的军官说：“不久前，我们就在这儿迎接戈尔巴乔夫和共和国领导人。”